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曝書亭集卷

六十八至七十

詳校官庶吉士_臣汪彥博

助教_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_臣倉聖脉

校對官修撰_臣吳錫齡

謄錄監生_臣蔣維璽

欽定四庫全書

曝書亭集卷六十八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題名

橫山題名

自梅花溪達橫山十五里而近予徙居溪上凡七年始一至焉上有顧連翁讀書臺翁詩所云遙向雙峰禮磬聲者是已同游者周賓青士繆永謀於野鄭珣隨始沈

進山子也山雖小有岡有岫有章有隆有堂有密有厓
巖有潭有埽塞者可闢為徑高者可升為臺其下多民
居守望可以相助乃與四子謀結鄰於是而皆無其資
也登舟悵然聊書于壁姑以俟之異日焉順治十有二
年歲在乙未十月既望秀水朱彝尊記

題柯山寺壁

佛生乎西域猶夫人爾乃其徒以漢明帝夢見丈六金
人遂謂佛身丈六入諸本行經暨阿育王傳若柯山石

像長更倍之此聖教序所云四八之相也蓋自象教既東浮屠專眩人耳目范金雕木慮有時而燦爭斲山骨肖之以予所聞石象高一丈六尺者北涼沮渠蒙遜所造也高一丈八尺者長安普賢寺涼州瑞象寺晉州靈石寺彭城宋王寺也高三丈者宜州北山寺也坐軀五丈立形十丈者新昌石城寺也至于并州童子寺高一百七十丈北谷開化寺高二百尺漢嘉之象千尺黎陽又加大焉尤可詫異者矣梵夾因而傳會其辭稱毗婆

尸佛長六十由旬尸棄佛長四十由旬毗舍婆佛長三十二由旬拘留孫佛拘那含牟尼佛俱長二十五由旬迦葉長一十六丈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也唐咸亨中高宗于上都龍門山陽塑佛像高八十五尺武后助脂粉錢二萬貫大足初后于白司馬阪造大象費錢一十七萬餘貫特出愚婦人之見而新昌石象錢武肅鏐賜錢八千萬貫造閣三層其孫俶增鑿二菩薩夾侍亦崇七丈昔賢有言此吳越五十五萬家之膏血

不亦可傷也夫是日偕游者山陰祁理孫奕慶班孫奕
喜敷奕儀誠孫奕明順治乙未暢月布衣秀水朱彝尊
書

楊歷巖題名

楊歷巖去南雄府治二十里嵌龍祠于崖半瀑短而流
長石黝而沙白有灌木無濃花以是游人罕有過者順
治戊戌予歸自南海將踰嶺太守平湖陸兄世楷咸一
留予解北西爽亭積雨翻盆三旬不止五月朏曉起觀



日出迺聯騎入山循梯磴入祠憑闌眺聽俄而酒榼至
相與下坡標吏人林外踞石而坐杯行久不知日之西
馳也當太守兄之官日楊明府自西知高要縣事期予
同往兩舟共泊蒜山之麓太守語予五千里長路必有
山水絕勝吾黨足以留連酬和是晚北風甚烈揚帆拔
矴兩舟齊發次日行八百里或先或後槩不相及迨抵
南安驛始相值焉蓋合并之難若是今者獲探山水覽
清和之霽色聆飛瀑之清音且坐無惡客可以賦詩小

雅言之矣爾酒既旨爾肴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於
焉相顧而笑各成古風一篇并書歲月姓名于龍祠之
壁

烏江謁項王祠題名

順治十五年夏歸自嶺表江行望見采石將近矣為疾
風引去泊舟烏江口訊之土人項王祠所在答云三里
而近遂與同舟魏子登岸半塗潦水限之因褰裳並涉
遥睇平岡灌木知是王祠入門則殿已被焚徙神像栗

主于廡下王之塑像東向面深赤范增龍且左右夾侍
且亦面深赤拜訖過亭基瞻王石刻遺像圓袍短幘廣
顙豐頤宋人所摹勒也道士出延客問以古碑答向有
唐姚闢李德裕暨南唐保大年碑今已無存因言金海
陵師渡江卜珙神前不許海陵怒將縱火燔廟俄有大
蛇出梁棟間廟後林中颺颺聞戈甲聲迺止迨崇禎乙
亥流寇陷和州掠烏江忽陰霾晝晦四野若列屏障寇
不敢犯而退蓋王之英爽塞天地間理固然耳道士又

言去此祠三十里即陰陵故道有虞姬墓墓前有祠村
氓祈子者率禱祠下必插花以識之惜日已晡不果往
乃還六月幾望秀水朱彝尊書

重游晉祠楔飲題名

康熙丁未三月三日永年趙湛秋水秀水朱彝尊錫鬯桐
鄉孔興雋子威修楔祠下酌難老之泉采長生之蘋網魚
于淵沽桑落于市相與聚飲溪亭之上留宿朝陽之宮
既旦感後會之難期重念此樂之不可泯也乃縶馬于

林紀同游姓氏于壁彝尊記湛書

卦山題名記

卦山去交城縣西北五里連峰夾澗若卦畫之相錯陰陽乖合不可端倪山以是名陋者增益其文曰萬卦山而卦之義反以數窮矣丙午之秋予與同里包銘登是山觀唐支高李玄穆所撰碑記及貞元元和中陀羅尼石幢日將暮風雨驟作乃留宿僧舍曉起登峰以望白雲逢逢瀾漲柏谷下視城郭出沒霧中若方艦之浮于

海午霽下山因書來游之歲月于壁包子歌曰繫予馬
于城隅兮攬予袪于山幽微子之書兮後之來者夫孰
知予之偕游予不復和也

崛巘寺題名

崛巘寺在太原府治西三十里亂山中聞其地與竇鳴
犢祠相接思覽其故迹丁未二月望王公子千之期予
偕游時河冰始泮輿梁尚存相與並馬入山寺寺久圯
不治荒榛叢棘充塞于隕崖臥石間鐘魚寂然惟一二

病頭陀補衲簷雷下詢之則去鳴犢祠尚遠遂不果往
日亭午僧廚乏稻米炊黍以飯千之命童子沽酒行五
里得燒春乃還注之僧盆兩人對酌千之問崛巘字義
予謂其初必無偏旁疑村夫子強加之郭忠恕有言飛
禽即須安鳥水族便應著魚俗書滋謬二語盡之矣飲
半酣題名寺壁而返冀後之游者觀焉

蒙山訪碑題名

山西按察副使整飭陽和道同里曹公溶以公事留太

原借子捱馬俾訪金石刻文字因出郭抵晉祠夕宿朝陽觀晨起道士引一蹇叟至謂善搨碑乃攜之行取道風谷嘗考北齊書段韶傳突厥從北結陣而前東距汾河西被風谷又唐創業起居注煬帝于樓煩置宮因過太原取龍山風谷又通鑑載後唐劉后與李存渥奔晉陽李彥超不納存渥走至風谷為其下所殺是則風谷之名著于載紀久矣胡三省注唐長安三年分宜芳縣置嵐谷縣屬嵐州謂風谷當作嵐谷諺云南人不識盤

厓其類是與壁叟語予蒙山多石刻乃往求之馬行碎
石中將至見厓岸多以斷碣壘砌大率比丘塔銘及陀
羅尼幢也入開化寺有穹碑戴額乃蘇禹珪撰寶嚴閣
記碑後具書開運二年興邦佐命忠力保定功臣北京
留守河東節度使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北面行營都統
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行太原尹上柱國
北平王食邑一萬三千戶實食封二千二百戶劉知遠
立石合之五代史帝紀相符按樂史寰宇記蒙山上有

楊忠墓碑隋文帝追謚武元皇帝今已亡之或壘入崖岸中未可定爾是日也由風谷登天龍山轉入蒙山題名寺壁拓北齊碑二五代十國碑各一還以贈曹公

胥山題壁

嘉禾四望無山近府治者胥山一簣而已歲在己酉孟冬偕同里周貧青士沈傳弓武功汎舟魏塘聞鐘聲取徑以入有僧舍棲石壁下天將雨非無膚寸之雲焉予謂二子曰爾雅釋山文小山岌大山峘言乎小者高過大

者也大山宮小山霍言乎大者圍繞小者也小山別大山鮮言與大山不相連屬然則茲山也其別之謂與至元嘉禾志稱一名張山則胥山之名未必出于古而山有磨劒石傳是夫差遺迹又有石龜凝望涇水有赴壑之勢或見其潜行命工鑿傷一目殆村氓傳會不足信也宋隆興中山為李氏所有既而或請于朝隸諸郡學其後鄉人陳氏結書屋于此今為巨室葬地所存僧舍殆即書堂故址爾二子語予山不在高當以少為貴吾

子行萬里難得故鄉之山游焉是不可不留題也因相與聯句為詩兼書以示後游之君子

題歷下亭

康熙庚戌五月既望泛舟蓮子湖眺北極臺時菡萏始舒熱風未甚循湖而行求七橋故址俄而雨驟至復乘舟登歷下亭與客縱飲既霽泉泠泠注亭下有魚自濺泳躍入階除童子烹以侑酒蓋客濟南二年矣乃得一醉茲亭焉

西山秘魔崖題名

秀水朱彝尊錫鬯嘉興李良年武曾吳江潘耒次耕上海蔡湘竹濤自翠微山來登是日疾風揚沙夕陽在嶺僕馬憊甚相與摩挲故碣覽二龍子遺事徘徊久之後日入乃返時歲在辛亥正月九日也導予游者退谷僧瞻西

京師西山弘教寺題壁

都城西山弘教寺傳是正德間中貴晏忠所造寺前有

澗過澗壘石為門題曰道統門石殿三楹上琢三皇五
帝三王像左鑿周召孔孟諸聖賢右鑿周程張朱諸儒
像別一石龕以藏五經殿外一石亭壁列鐘虞干戚錢
鏹弁裳之屬左龍馬馬毛旋五十五數如河圖右龜龜
甲四十五數如洛書東堂三楹壁立忠臣龍比以下孝
子曾閔以下若干人按元史泰定二年中書省言養給
軍民必藉地利世祖建大宣文弘教寺寺賜永業當時
已號虛費云云今遺蹟已無可考觀晏忠祠石像禮器

制度渾朴不類明時工匠所鑿且元于儒釋初無分別
疑寺即宣文弘教之遺址晏忠特從而修飾之爾金華
姜應申詩云空山石祠堂落穆跨深壑肖象古聖賢高
下坐淵漠殿墀列龜龍如出自河洛煌煌先儒語所為
忠孝作性理累百卷題壁見大略歷覽感吾心人傳晏
公鑿厥志在尼山高邈得所託媿哉彼檀施釁血塗丹
腹慈谿馮元舒詩云嗚呼晏常侍石室存道統上象皇
帝王其左周召孔宋之四大儒一一接其踵我我殿三

楹象皆刻石奉四壁龕者五分標五經總古人所未聞
此是我作俑猗彼何人斯卓哉儒者勇兩君竟以是為
忠所鑿矣祠堂列聖賢象始于文翁踵于趙岐若司隸
校尉魯恭荊州刺史李剛從事掾武梁祠皆有之不得
云作俑也

題福州長慶寺壁

長慶寺在荔支林中樹高五六丈者四百餘本壬子六
月偕歙人鄭理曉行城下遠望初日浮林端青紅如覆

重錦既至土人方緣樹采摘納之于筐坐僧舍俟之人
各啖百顆亭午飯僧廚日晡乃去世之品荔支者不一
或謂閩為上蜀次之粵又次之或謂粵次于閩蜀最下
以予論之粵中所產挂綠斯其最矣福州佳者尚未敵
嶺南之黑葉而蔡君謨譜乃云廣南州郡所出精好者
僅比東閣之下等是亦鄉曲之論也書之壁用質之知
味者

鼓山題名

鼓山去福州府治東三十里康熙壬子六月偕歙人鄭
理乘竹轎往游晨曦射人面扇以障之手指皆流汗既
而行松陰三里達湧泉寺寺剏自梁開平二年閩王審
知所建延國師神晏居之入門山僧迎客飯香積廚尋
挾之出探靈源洞下巖磴數十級中裂一澗跨以石梁
下視之水山僧語予此喝水巖也國師安禪于是惡澗
水之喧喝之水乃倒流遂澗予為悵然旁多宋人題字
有徐錫之者刊詩于石云重巒複嶺鎖松關只欠泉聲

入座間我若當年侍師側不教喝水過他山辭頗清拔
先得吾心言之矣鄭子登崩方峰予納涼僧廊日既暮
留憩廊下愛青松架壑信宿乃還用苔帚拂塵題名于
壁

房山北砦題名

康熙癸丑二月之望自上方山麓策馬折而西至北砦
雙崖如門琳宮梵舍對峙左右老樹敔斜交蔭澗谷寒
葉盈尺人行簌簌有聲流泉三疊鳴空山中注而為池

土人誠勿濯手濯則龍怒雷電且至緣仄徑而上飯于
僧寮遂埽壁題來游歲月同游者宛平二劉先生芳躅
增美芳喆宣人涿州馮源漳子湛華亭錢柏齡介維

洞霄宮題壁

由餘杭縣郭坐筍輿歷九鑠山三十里而近又十里至
大滌洞天洞有紹興中游人題名路轉皆巖石輿丁言
是歸雲洞也要無徑可入乃詣洞霄宮宿焉是夜有虎
臥宮前松樹下道士見之問心悸否答云此虎仙人郭

文騎以買藥不啻人曉聞擣藥烏啼灌木起洗面尋石
齋黃公書院午飯道士山房觀鄧牧心所撰大滌洞天
志南渡以後提舉宮觀諸大臣槩未之載予以為闕典
道士固請予具書姓名予老矣假我數年思稽舊史以
補鄧志之闕遂應之曰諾康熙癸酉九月

靈隱寺題名

靈隱寺晉咸和初沙門慧理建前有飛來峰理公巖冷
泉經其下西出合澗橋分流入僧房叢篠中巖上下多

鐫佛象土俗相傳謂是元僧楊璉真伽所鑿蓋本于夏
時正府志非也象教自漢孝明帝時流入中國終漢之
世凡宇內墓門石闕刻鏤先聖賢孝子列女未有鐫及
佛像者至晉始有之潛說友撰臨安志在宋咸淳年此
時楊璉真伽未至江浙行省志中載寺有梁簡文帝石
像記又據陸羽靈隱寺記稱理公巖慧理宴息其下後
有僧于巖上周迴鐫小羅漢佛菩薩像然則飛來峰石
佛唐以前已有之審視厥狀戍削奇古望而知為六代

遺蹟今烟霞洞羅漢六石屋羅漢一百一十六要非吳越以後工人所鑿土俗流傳之謬由未見咸淳志爾康熙辛巳三月同游七人長洲顧嗣立俠君秀水朱彝尊錫鬯杭州馮念祖文子吳陳琰寶厓顧之挺搢玉周崧層巖汪日祺無已期而不至者蕭山毛奇齡大可也

南屏題名

小長蘆叟檣舟雷峰之下自塔衙杖藜詣壑菴同里戴生錡從循磴道躋丘岑覽觀磨厓隸書家人卦語生曰

此南屏也咸淳志南屏山在興教寺後上有石壁若屏障然此山之所由名也自開寶五年吳越王建寺曰善慶太平興國更額興教寺有齊雲亭清曠樓琴臺楊廷秀詩所云清曠樓中夕眺間是已又有魚池故東坡居士訪南屏臻師詩我識南屏金鯉魚重來撫檻散齋餘今壑菴前池尚存疑即種金魚舊蹟又謙師妙茶事居士亦贈之詩有道人曉出南屏山來施點茶三昧手之句迨宋季亭樓俱廢而南屏晚鐘猶列西湖十景之目焉考

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吳自牧夢梁錄皆云石壁刊字出
司馬溫公筆獨周密謂是唐人遺跡後人于石旁刊右
司馬溫公書六字其實非也家有宋鑑稱紹興六年十
一月庚辰上諭大臣曰司馬光隸字真似漢人朕有五
卷日夕置座右所書乃中庸與家人卦皆修身治國之
道不特玩其字而已今磨崖所刊家人卦後雜以樂記
篇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至舉而措之百九十二言中庸
道不遠人至無入而不得焉百九十七言合乎宋鑑所

載當是諸大臣聞思陵面諭請刊于石者此王參洧詩
有云涑水崖碑半綠苔春游誰向此山來也又張槩應
天長慢詞其咏南屏晚鐘云翠屏對晚烏榜占隄鐘聲
又斂春色幾度半空敲月山南應山北皆指興教寺鐘
云然而今人多以淨慈寺後峰目為南屏誤矣戴生曰
夫子曷紀之乃具書本末于壁

羊石山題壁

竹垞叟留山陰舍莫氏之居客有道羊石山之勝者莫

君乃治酒榼挈舟以行達乎山麓偕游六人升高丘以望求吳越王鏐遺游奕使崔則防守故迹而土人莫有識者矣山有石如羊故名村民以斧斤開鑿不審自何年始今者為宮為霍為岌為岵靡有不遭斲伐者於是窪以為洞瀦以為潭象佛形軀闢徑以導游人之入覽觀既周相與把琰山神之祠叟乃言曰天生民而因地之利三壤則後耒耜所及天下無不耕之土不耨之期矣自堪輿選日之術興而方位歲月始多禁忌謂有神

焉司之吉神百有二十凶神二百有二十數且倍之以
凶配吉故夫吉日鮮矣兼以司天者頒厯首圖年神方
位于前又注不宜動土于甲子之下然則土必選日而
後可動邪試觀茲山之左右前後結屋以居者百數而
伐石之工不休相其村落室家胥慶未嘗有餘殃焉是
青烏鐵帚之說均不足信也已僉曰然叟乃濃墨大字
書其辭于新鑿之石壁時康熙丙子九月既望

父山題壁

予避地梅會距父山一十三里居未定南至于端州西北窮乎雲朔東放琅琊茲山在戶牖之外歷四十九載未之游焉歲在丁丑九月九日期譚十一給事兄踐登高之約舍舟而陸杖藜偕行山高僅二丈逶迤七百步上有銅棺冢道士父基尸解葬焉遺井尚存傳是基所鑿也石皆赭土人伐以繚垣歲既久山失其半惟一僧舍獨存拓北牕灌木一林葉未黃落寺僧掇新粟以進猶帶芒蜩取其實嘗之味若巖桂之始花然當元之季

目助教瓊來居千金之圩暇與比鄰諸子燕飲於是其
後入為史官分教中都胄子恒思此樂之不易得見諸
吟咏今給事暨予已脫朝簿歸田敝車小舫縱吾意所
如而莫為之限且天假以年老而不學分寸之陰皆可
惜曷不各載書卷留寓茲山相與辨析古今疑義別其
是非用示後學此亦事機不可失者也給事曰弟之言
然迺分書于寺壁下山

包山寺題名

康熙甲申三月朔暨同里沈秀才自林屋洞門扶杖步至神景觀坐策車尋包山寺將至行新松林下約千餘本徑盡而寺門見石梁覆澗水流涓涓不絕門左有唐會昌二年僧契元書碑契元名不著于書史而楷法端麗在顏柳之間記成都雍博士陶有送契上人南游詩即其人也讀未畢山僧出迎乃齊入方丈汲沙泉烹茗良久出寺載讀會昌碑思以硬黃搨之不得也包山之寺相傳建自梁大同年茲碑立寺門歲月已久顧歐

陽趙曾諸家博搜金石文未著于錄則以地僻在太湖中故聞見有所不及然自茲碑既立之後祠部奏括天下寺四千六百蘭若四萬僧尼二十六萬五百有詔山野招提先毀五年七月浙西東道止各留僧二十人乃茲碑不踣則亦以地僻存焉爾獨怪王文恪輯震澤編削而不載後之修具區志者遂遺之不可不補其闕焉偕游六人錢唐馮念祖武陵胡期真秀水沈翼導予游者吳縣徐上舍惇孝惇復及弟天秩也

欽定四庫全書

曝書亭集
卷六十八

十九

曝書亭集卷六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曝書亭集卷六十九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碑一

東甌王廟碑

豪傑之士往往起破家亡國之餘流離瑣尾極人情所不堪卒自奮于當世論者徒矜其勲伐之隆至心跡之微隱而不彰者多矣張良之于韓田橫之于齊卒從諸

侯滅秦要其志期于報讎雪恥而已若夫封留王齊豈以是為榮哉予讀史至秦楚之際有感東海王之事其報讎雪恥無異良橫之所為而終王其故土守越之宗祀以不廢則又良與橫銜悲飲恨而不能致者王克致之可不謂難焉惜未有推明其心者而僅以趙佗梅賁之屬視之也歲在癸卯予游永嘉乃得謁王之廟于縣治之東華蓋山之下廟久不治言之知縣事漢陽王君世顯修葺之王君許諾以予之將歸也先事請予文紀

之石按史王勾踐之後國覆于楚至秦郡縣天下廢為
君長及諸侯畔秦王率越從鄱君入關滅秦漢擊楚王
率越佐漢滅楚高帝封王於越以奉越後惠帝二年舉
高帝時越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乃立為東海王
都東甌世俗號東甌王廟之所由名也漢制非劉氏不
王其初異姓王者八國卒就誅滅王與長沙王芮閩越
王無諸獨終始得全非以忠謹然與司馬遷謂王入關
時項籍主命弗王故王不附楚是亦未推王之心者蓋

王之國楚實覆之項氏雖非楚後而世為楚將安知覆越者之非項氏也然則王之不附楚而佐漢也明矣方其喪國于楚廢於秦版圖入丞相府越人終保而不散以瘡痍未起之衆馳數千里犯強虎狼秦及漢軍垓下黥布信越期會不進而王之用命若蹈湯火蓋國恥未雪王之心有不忍一日懷安者是可謂豪傑之士矣夫其流離瑣尾英毅果銳之氣百折而不回歿為明神廟食於千載宜也爰從王君之請綴以詩俾迎神送神者

得以歌焉辭曰

芒芒禹迹無遠弗屆兮維此東甌九牧外兮夫餘封越
少康之支兮至于勾踐遂霸江淮兮鼫與不壽世載更
兮翁翳之侯及無疆兮師覆于今其亡忽兮或君或長
海濱是窟兮七世維王既訕乃伸兮地雖秦郡人越人
兮函關既入拯嬴酷兮復會于垓殲楚族兮國恥既雪
白馬刑兮敬鬼而壽百六十齡兮維甌之鄉王所泣兮
秩祀孔虔民有事兮何以迎之尊有壘兮枇杷橘栗桃

李梅兮維王之來樹兩旗兮何以送之工用謳兮琴瑟
笙竽筑坎侯兮維王之去亦莫我尤兮我歌唱兮我舞
洋洋兮黍稷維馨籩豆大房兮千秋萬歲俾樂康兮

開化寺碑

搏土以為神傳以彩飾綠衣烏幘兩童子夾侍絜白馬
于前曰文昌之像者古有之乎吾不得而知也築室以
為宮刻楠丹楹旁三門門三塗若王者之居以栖文章
之神號為帝君者古有之乎吾不得而知也然則文昌

之祀非與曰何可非也司馬遷天官書斗魁戴筐六星
為文昌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
司中六曰司祿班固漢志謂五曰司祿六曰司災晉志
則謂四曰司祿五曰司命六曰司寇此文昌之名也書
曰禋于六宗孟康以為星辰風伯雨師司中司命周禮
大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小宗伯兆四類于郊月令
季冬之月畢祀天之神祇鄭康成謂司中司命與焉漢
律曰祠祗司命此祀文昌之見于傳記者也若今帝君

之名特出于道士之說謂士之以文進者其姓字悉書之帝君得以進退其柄由是海內爭祠之至徙其像學官與孔子並居噫亦甚矣道書稱帝君之神屢降于世必為王侯將相其可知者在周為張仲在晉為涼王呂光五代為蜀主孟昶予嘗怪其說以為帝君既能以文化成天下其降生之人宜有迥異下土之才闡天地之大文以垂教于世乃張仲者世遠勿論若昶之所能僅聞打毬走馬而已至呂光者史譏其不好讀書則于義

何居焉吾知之矣古之祀文昌者司中司命而今之號
為帝君者蓋司祿也世之享厚祿者不皆善文之人則
司祿亦無事于文矣使夫天下之士才者不必祿祿者
不必其才則帝君進退之權不已重乎雖然其祀於學
官則外也原道士之說所以夸大帝君者不過欲撼我
孔子焉爾彼謂詩書雖孔子之教若富貴利達則皆帝
君司之孔子不與焉陋儒不察于理遂徙而祠之學官
神之靈豈妄于是哉開化寺者大同之士人別築以奉

所謂帝君者也其堂室之制不庠不侈視世之崇祀者不改于度宜神之妥于是焉予悲夫世之人徇道士之說未暇究文昌之名義又感流俗並祀學官之非而大同之人獨得也既為之文復綴以詩曰

倬彼文昌帝車之次觀象于天戴筐是似稽古肇祀司命司中維今之人司祿是崇有嚴賴宮釋奠孔子雜祭于祊匪國之紀懿彼塞垣誕啓大局為堂為祀殖殖其庭祀典既一牲醪孔時佑我髦士受祿於斯先民有言

禮失在野我作此詩敢告來者

按武陵太守星傳三台一曰司命二曰司中三曰司祿星經又云司命二星在虛北司祿二星在司命北司危二星在司祿北司中二星在司危北蓋四司鬼官之長祭法王為羣姓立七祀諸侯五祀其一曰司命鄭康成以為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熊安生亦曰非天之司命故祭於宮中也漢制掌之荆巫應劭云刻木長尺二寸為人像行者置篋中居

者別作小屋祠以春秋之月而屈平作九歌分司命
為二疑所謂少司命者即星經所云故其辭多近山
鬼而大司命之辭曰廣開乎天門又曰乘清氣兮御
陰陽斯則文昌之第四星也

自識

大同府三皇廟新建財神祠碑

財神之職不稽于祀典其得祠而祀之者前戶部右侍
郎今山西按察司副使曹公從民志也古昔盛時若卿
大夫所以養民水火金木土穀之時正德利用厚生之

節修和于上阜成于下蓋惟善人是富又董其不善而
勸之以善故其祝史之文下有純嘏保艾之辭上所期
于下者倉箱坻京黍稷稻粱之外必曰穀我士女未有
以貨寶致祈於神者迨世既降先王養民之善政盡失
君卿大夫不能操財用之權而刀錐子母之利貪者或
以富善者或以空乏天下之人求其故不得以為必有
神焉司之則財神之祀民其亦有不得已者與大同之
隸山西在鴈門以北其地沙磧其泉醲其山童其居土

屋其人日再食無田桑之饒陶埴之利又多凶旱水溢之苦民貧特甚懼神之不饗于是也相與率私錢治其祠于南關之內三皇廟之旁僧徒之寮鐘鼓之樓無不畢治工既成宜敘其本末公顧予曰子曷為我記之予惟先王所以教民美報者山川谷林丘陵下至坊庸郵表畷與夫馬蠶貓虎之屬苟利于民有其舉之莫敢或廢況夫效財用于天地者哉若夫生財之道未有不本乎勤者故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苟至于勤則室家婦

子罔不勤而財之用舒苟安于情則室家婦子罔不情而財之用日以絀鬼神之依龜筮之從在民先定其志而已往時三雲之俗兵師札瘥之後民之弊劫已極今年既順成民樂其業商旅之往來各得其所非神之所綏乎洪範之三曰農用八政先之以食貨者財也次之以祀者蓋言報也然則財神之得祀又安可誣哉公曰善夫子之言爰勒于石諏吉日拜祠下作神絃之曲俾工歌以樂神曰

我牲之陳兮我醴之將維神司職兮畢昴之疆黃金為
車兮瑤象為駕風與雲其離合兮紛總總而來下使爾
多財兮及此下民自今伊始兮罔或不勤歲功必成兮
昆蟲毋作詔我後之人兮報祀有恪

蚩蚩廟碑

天子之大蜡八其祭坊與水庸之辭曰昆蟲毋作詩曰
去其螟螣及其蠹賊無害我田穉故以方以社報祀於
田祖祈年於天宗先王之勤農事可謂備矣予考之周

官凡天鳥蟄獸狸蟲水神蠹物為民厲者莫不掌之以
官牡鞠牡樺象齒蜃炭方書靈鼓其攻禳之術必詳顧
昆蟲害稼者不及焉何與豈其有所未詳者與非然也
蓋鳥獸庶蟲之妖世不恒見則攻禳之術罕傳不有司
之無以祛民之惑若昆蟲害稼農人咸知所以毆之農
之所不能毆者官亦不能去也故特責其事於田畯致
其祈於田祖為之秉畀炎火而害可去先王治人事神
之道蓋無不宜也好魴廟去汾州府治一十五里歲丙

午八月予謁神之宇觀廊廡所樹碑率鄙俚不文里有
隱君子胡庭者請予曰子盍為文紀之子惟神之名號
未顯于前代而主民穡事近乎古之田祖至蚡蚡者害
稼之物陸璣以為螟之屬也神以是名猶翼氏螟氏之
命其官爾矣嗚呼自浮屠道士之說興先王祀典所載
神示物魁之號往往潛為所變易世之祈報者久而不
復察焉往予兒童時江南飛蝗蔽野見所禳神皆出二
氏無稽之說蝗亦卒不去既心知其非嘗有慨乎儒者

之不能師古輒為二氏所惑也若神之名號則猶循古
之遺而土人之載牲擊鼓致賽於是者去祈年方社之
祀不遠微庭之言固將以是告世之君子其或不幸而
罹凶旱螽蟥之災則當以此邦之人事神為法以無戾
先王報祀之義而不為浮屠道士之說所惑庶乎其可
已系之以詩曰

彼汾之陽其原膴膴曰虺曰蚡痒於而嫁神司厥職名
用不懲大田既臧蠲之豆登農夫之祈維黍及稌農夫

之報自陬越涂我從籥章載歌豳雅辨神之號告諸方
夏

重修泰安州東嶽廟碑

禮山川之祀以望其既祭也則以牲玉瘞而縣之於林
沉於水未有升高祀者其後易壇壝為廟而五嶽皆於
山下恒山祠上曲陽遠在數百里外猶不失古望祀之
義焉東嶽廟在泰安州治西北隅實嶽之南麓前三門
門三塗樓峙其前神之居在五重端冕秉圭一如帝者

之儀議者謂五嶽秩視三公然周禮有兆五帝之文宰
五行配五色後蓋分祀五方而青帝得祀于岱章服之
盛非僭也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爾雅釋山曰河
東岱應劭曰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謂
五岳之長相傳神掌死生之籍故曰齊度游四方各登
泰山籙蓋自九皇六十四民以來秩祀不改彼嵩華恒霍
特廟祀一方而已神則祠宇徧天下生民之奔走威福
者疑神崇標峻極是處由是山椒嶽頂各飾神祠金碧

焜煌於松栝之表至州城之廟載諸祀典所報者或未之過焉惟朝廷有大典禮特命使臣祠告外則州之有司春秋致祭一灑掃而已廟以是久不治嗚呼抑知百神受

天子職必祠官祀典所載乃其所以憑依也與

皇帝踐位之六年躬攬大政告于海內名山大川爰命祕書院學士宛平劉公修岱宗之祀使旋尋奉

命撫東土既至檄知州事林君修治于是三司以下靡不

率錢為助采大木于江淮由運河輦于廟明年竣事城之
雉堞殿之垣墉戶之棖樞土者為臺木者為榭鼓鐘之
樓齊匭之所采廟棨旆甌罍罍莫不畢治穹碑斷碣
踣者復立鬼物青紅夾門左右州之男女遠方之人咸
來覽觀小大稽首爰礪貞石以書歲月公授簡彝尊曰
斯文也非子不可彝尊伏念岱宗為先王省方之地觀
民設教於是乎在有孚顓若惟神是依治神人以和上
下建神示以保邦國觀化之理一也萬物出乎震妙萬

物者莫如神天地之盛德仁氣備焉神之靈爽既妥百
物以諧四時以序協乎先王望祀之義將遐邇之祈報者
不于彼而于此焉庶無戾于古矣乃作詩曰

萬彙之生孰秉其權陰陽相代有化必遷巖巖喬嶽善
氣所宣降婁之躔天柱左海羣山是宗莫之與等惟神
司職克配真宰陳書于虞攷禮于周魯公三望紀于春
秋百王之祀豈其崇丘嗟世之人不稽祀典鍵此重局
巖磴是踐神房寢地覆之苔蘚穆穆

天子既親萬幾使告于岱誕及海沂親臣代祀叩神之
扉

帝有思言爰撫青社小東大東綏此勞瘁有淑者旂有
輦者馬乃巡于野乃舍于郊乃諏司牧爰暨庶寮浮木
于江斲石于螯公來奉符五宿山麓新門有伉四阿重
屋亦有寢宮陳其牲玉有蒼者璧帝睟其容百靈來會
爾侯爾公奕奕者廟神罔時恫鬱鬱唐槐九丸漢柏樹
以豐碑昭神之德使山如礪報祀不忒

鄒縣重修亞聖孟子廟碑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子昌黎韓子之言天下之公言也當其時孔子沒微言絕七十子沒而大義乖曾子之徒有吳起子夏之徒流為莊周周再傳而為孫卿蓋有以闢問于墨翟者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舍冉閔游夏願學孔子其言醇乎醇其色粹然見于面盎于背施于四體其氣塞乎天地之間而毋餒於滕世子道以性善於齊王先攻其邪心於梁

去利而先仁義春秋弟子不能贊而孟子發其微性與
天道弟子不得聞而孟子暢其旨此之謂名世此之謂
大丈夫此之謂豪傑之士自韓子功不在禹下一言百
世之論定矣乃世儒以其矯枉過直有不知而續其書
者或刺之或非之或刪之或詆之或疑之至或比于忍
人辯士儀秦之流幾于侮聖人之言也已明之太祖頒
其書于學官當吳元年即諭許存仁曰孟子專言仁義
使當時有賢君用其言天下豈不定于一乎又勅文學

之士曰朕聞孔孟于世利濟之心慮恐不及諭桂彥良曰孔孟一聖一賢自漢唐以來稱之諭趙晉曰孔孟之道卿幼學壯履大哉王言必孔孟並舉其命劉三吾節文者為發題試士恐啓諸生訕上之端爾乃無稽之言謂帝欲廢孟子錢唐進諫以腹受箭野史近誣不足信鄒縣為亞聖故里廟在縣南門外由來已久其初褒崇之典未及宋元豐六年從吏部尚書曾孝寬之請詔追封鄒國公政和五年太常議以弟子十八人配其後季

孫子叔罷祀配者堂上一人廡下一十五人彝尊三謁
廟見棟宇摧頽久圯不治心焉負疚若疾疾之入于懷
也歲在乙丑徒張公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始庀
材以葺廟明年工畢遺彝尊書大旨謂子之論文六籍
之外七篇是宗廟成宜有碑曷操奇觚以志歲月彝尊
不敢讓謹以聞于師者具書于石兼取外書遺意括為
歌詩其辭曰

大人貌之白羽之白輕兮揚墨距之白玉之白貞兮萬

鍾去之白雪之白清兮源泉混混盈科後進泰山巖巖
雲天是參昔先王肇祀三遷之里春秋俎豆鄒嶧之趾
遺像在屋坐以千年林有灌木井冽寒泉懿矣張公撫
茲東土維正學是崇靡廢勿舉生民以來盛于尼父聖
克亞之秩祀斯所

通州西倉增福神祠碑

漕天下之粟達京師儲四之一於通州設西南中三倉
貯之列廩二百五十有奇計納米二百萬斛領以戶部

分司四員而西倉所貯居半爰立廟其處以祀神云按漢書天文志胃為天倉其南衆星曰膾積石氏星經天倉六星在婁南倉穀所藏南四星天庾積廚粟之所天囷十三星主御糧晉志天囷十三星在胃南為倉廩之屬天廩四星在昴南一曰天膾春秋所謂御廩也倉庾之象上麗乎天天之垂象非一宿斯王者之膾積亦非一區粟入之藏用以備九年之儲六軍百職匪頒賙賜稍食於是焉給出納之有其數車營米粟之有其辨匪

特藉人事之謹而已相因而不紅腐長滿而無耗實惟神焉相之神之號未詳乎祀典攷春秋佐助期天廩倉神明均名然則今之所祀將毋是與曰增福者從其舊也蓋自明永樂中通政使李暹請于朝始建令甲太倉之神每歲二八月諏吉日遣戶部官致祭則分司之在通州者得祭于神禮也廟自萬厯十一年修葺之後歲久不治分司丁君偕同官茲土者共率私錢治之落時振扶瓴甃宋廟神像几筵一新其舊工既畢請予文紀

其歲月予惟今之仕者恒汲汲目前之務至于展禮事
神可以垂之久遠或反哂其迂濶而莫之助君獨能于
文法尋尺之外庀工以治神廟非果于從政者與而諸
君子又能協恭一心以襄其成凡此皆其可書者也用
刊之石兼為歌詩以妥侑焉辭曰

通路之亭兮萬斛之舟大車檻檻兮服以兩牛如坻如
京兮屹如山立我倉既盈兮度支是給神之舍兮降婁
之南鄰昂麗胃兮天街式臨贊之豐功兮積以不涸下

無竄鼠兮上無啁雀神之來兮委蛇帶禾九穗兮擎麥
兩岐神之去兮惚恍播八穀兮雲之上我祈兮倉箱我
報兮酒漿效牲兮薦膋陳鼓笛兮滿牀頌神之庥兮飽
神之德降福孔多兮綏我環極

重修江都縣旌忠廟碑

旌忠廟建自宋隆興二年以祀左軍統制魏侯俊後軍
統制王侯方兩侯均死于戰者也紹興三十一年金燭
王渝盟括三十二總管之師合蕃漢步騎二十七萬自

將以南餘艘舳舻分據津隘直趨維揚宋之猛將為張
浚秦檜誅鉏殆盡恃以扞牧圉僅存病篤之劉錡爾乃
用金字牌徹之甘以半壁天下九百萬金錢委之葉義
問一懦夫奪錡招討印授之李橫此諸軍解體而不敢
言者當其時王權既敗韓林楊抗龔壽陸廉崔邦弼趙
不悔先後棄城遁兩侯非不知主客之兵難以相當顧
目擊大帥輒懦措置失宜捐沙為溝圍以鹿角潮回漂
去一時傳為笑端勢且日蹙寧奮勇一戰以拙速勝持

久之兵斯亦前事之所有志未遂並喪其元蓋首雖離
心不懲也幸而采石之捷事定策功贈魏侯中衛大夫
邕州觀察使王侯拱衛大夫蘄州防禦使立廟故里祀
之一堂繪部曲于廡左右記所云以死勤事則祀之者
歟相傳神嘗感夢于明孝陵故載諸祀典歲以三月三
日致祭歷年久遠廟圯不治今通政司使巡視兩淮鹽
課監察御史曹公謁廟下語守者曰斯境內之神吾民
祈報於是旌忠故典修舉不可緩也迺稽謀干衆攻金

攻木給以餼廩取陳丹暗粉一新之屬其友秀水朱彝
尊考兩侯之遺事撰碑文勒諸石兼作歌以侑神焉辭曰
迎神兮丹嚮新廟兮故都維暮之春兮月出之初神之
樹兮庭隅靈風拂兮舒舒將朋酒兮兩踰神來格兮樂
胥覲前兮巫後折山花兮盈手紛傳芭兮翔走神之留
兮不留縛車船于廟口送神兮柳林王侯毅魄兮載浮
載沉送神兮湖中魏侯死所兮無怨無恫小朝廷兮不
武國無人兮禦侮持弱荷兮作柱客為狸兮主鼠罷揮

戈兮彀弩第鳴金兮息鼓左軍後軍兮戰獨鏖千夫一
志兮不可撓誕先登兮伐橐為國殤兮亦足以豪生不
封侯兮死當廟食稽故典于祠官兮享祀不忒

重修張仙祠碑

吳越之俗祈子者必禱乎張仙之祠或曰文昌星所化
也或曰孟昶既亡蜀官人費氏所謂花蕊夫人者入掖
庭私畫昶像以祀宋太宗問之詭以張仙可祈子為對之
二說皆非是按神諱惡子生於越嵩姚萇至蜀憩梓潼

嶺神衣布衣道旁語甚曰秦人將無主康濟其在君乎宜
亟還秦請其氏曰吾張惡子也甚既稱帝長安命使入
蜀求之勿獲遂立廟梓潼嶺上唐僖宗幸蜀神自廟出
十里餘白霧中髣髴見列伏狀僖宗脫佩劍賜之王鐸
蕭遇成賦詩刊石而李商隱詩亦載神以鐵如意贈甚
事蜀人俎豆不絕比之射洪灌口號為三神是則蜀之
人無不祀仙者花蕊夫人所畫實仙非昶象也攷仙即
梓潼神世乃分而為二又以梓潼神為文昌星神號於

是乎失辨矣月令仲春之月玄鳥至以太牢祠於高禩
王居明堂禮曰帶以弓韣禮之禩下今世俗祀仙多於
二月之肫仙之象手弓而立殆取高禩授弓矢之義高
禩廢而仙之祠舉焉其亦未遠乎禮者也里有祠將圯
道士募錢修之工既畢宜有記乃撫仙遺事刻于石歌
以侑焉辭曰

神之降兮雋縣陷邛池兮震電神之游兮梓潼佩如意
兮山中玉驄兮婀娜迎翠旌兮道左解龍劍兮貽之助

威稜兮旋彼六師蜀之人兮頌神之庥誕昭靈惠兮九
州差池兮燕羽至之日兮孚乳帶弓韞兮士女無害兮
無菑生子兮天材巫言兮嘉告儷報祀兮高禩荅蕭兮
交鼓陳詩兮合舞牲酒潔兮春復春播神絃兮終古

曝書亭集卷六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曝書亭集卷七十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碑二

中奉大夫分守嶺北道江西右布政使賀公祠

堂碑

公姓賀氏諱萬祚字孝延浙江秀水人萬厯三十八年
進士除南京刑部江西司主事改禮部儀制司主事持父

喪歸服除補兵部武選司主事歷郎中出為山東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政遷福建按察司副使分巡建南道徙廣西布政司參政分守左江道轉江西布政使右布政使分守嶺北道年六十三以沒公之在山東也妖賊徐鴻儒倡白蓮花教遠近煽惑公佐巡撫指畫卒以決勝其在廣西土寇胡扶記為亂官兵敗績路將蔡人龍戰歿詔集大師征討會監軍參政潘應龍知潯州府事張嵩相繼卒于師環兩江州縣咸震驚公疾馳上官以方

略獲扶記父子兄弟皆就戮招降莫敬龍所部千人置之內地別部帥黎扶三以兵出掠敬龍生擒以獻公斬之于市羣蠻懾伏境內盜賊悉平鎮安土司岑繼祥與歸順土司岑大倫為仇力不勝潛通安南莫敬寬密以騎象掩殺大倫劫官男州印去當事者欲徼功謀討安南公曰鎮安土司世受冠帶一旦甘為禍首舍此不問問安南非計也宜治鎮安以漢法詰責安南聽其服罪當事者從公言敬寬果輸服送還官男州印其在江西

流賊方肆焚劫圍定安破安遠公至相視羊角石背諸營堡賊聞有備引去嗚呼士大夫當承平日久人不知兵洎夫啟禎之際一夫搆患監司長吏輒束手無策羣盜四起天子赫怒命宰輔督師無不立見摧敗卒之蠶屯烏合長驅入居庸之關蓋自陝及京師僅五旬爾向使若公等十數人落落然分置要害地則寇燄何難撲滅惜乎試之窮山絕徼雖事功屢奏無補天下之大勢而公則盡瘁死矣公所著有禮曹條議兵曹疏略大業

齋文集其平生未嘗談兵所至輒以兵事顯卒之後無
子以兄子侃修嗣侃修中崇禎六年舉人未幾亦卒無
後彝尊之再從父弟彝政於公為外孫懼公名姓不得
書於國史久而湮滅乃具狀請處士俞汝言表公之墓
又葺其丙舍為祠藏主以祀屬子記公行事於石并作
詩以頌焉辭曰

公之考祖鹽官是處後遷於府居城東兮既舉於鄉遂
揚于庭其文有章譽斯崇兮為郎勅法克正五罰不爽

苗髮刑德雙兮禮樂攸司章服是宜昭德甄微宣國容
兮爰佐司馬九邊之野洞若觀火贊成功兮誕出論文
去疵而醇歸夫義根發滯蒙兮閩甌寧地有嚴無比失
貴人意違此邦兮度嶺而南桂水之潯蠻獠所侵屢奮
庸兮踰嶺而北寇賊未息以戰則克保陴墉兮世盡愉
愉公也饑飭恒集於枯命之窮兮轅攀輪拒公去不顧
死於道路衆所恫兮有崇者丘左右泉流植以松楸馬
鬣封兮公雖無祀女子有子狀公行事其可徵兮有覺

其楹丙舍未傾祠我先正方瞽宗兮

提督浙江學政翰林院檢討顏君清德碑

翰林院檢討曲阜顏君光敦學山為復聖顏子六十七
世孫中康熙二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除今官三十二
年秋典浙江鄉試還

天子命提督浙江學政近例學院以翰苑兼坊局銜者
充之君以史官

特簡異數也士三年大比浙東西就試者至萬餘人主

司之不公士且攢譏竦諫有裂榜紙而以瓦礫擊其後者矣君來榜既放雖見抑者無怨及聞君再至交以手加額君亦杜絕干請惟真才拔擢克循祖父忠孝之門風入稟太夫人之訓焚膏點筆靡間晨暮席門甕牖韋帶紉履之士悉甄綜無遺才飯糲茹藿甘之如飴士皆鼓舞自奮而君斯瘁矣今年春君當復

命全浙之士惜君之去而不能留也乃謀述君之德于貞石以傳諸不朽而嘉興為君駐節之地礮石居先焉

碑當勒文僉以請于予予惟君之試士去勦說明正學
拔寒微百千人譽之不以喜百千人毀之不為動是豈
藉碑之辭以為重哉雖然碑以述德抒情其來古矣尤
莫盛于東漢之世當時諸生服義處士好學門生門童
弟子故吏故民議民及門下佐往往率私錢共表其德
善功烈若楊震陳球劉寬馮緄度尚孔伋之徒史傳所
未具詳者每賴碑存用補史氏之闕焉君年方壯又遭

遇

聖主入且論思爰立將來國史所紀特書其大者則于
視學本末或反略焉不詳此碑之不可以已也昔者復
聖躬克已復禮之學至于拳拳服膺欲罷不能而徵其
所得則存乎簞瓢陋巷不改其樂是公之潔以自持誠
以造士正復聖之所得者然周子曰志伊尹之志學顏
子之學程叔子曰學孔子者學顏子而已君之學即顏
子之學諸生既得顏子而師之言顏子之言行顏子之
行是公去而服其教者長存雖百世可矣

太保孟忠毅公神道碑銘

太保孟忠毅公薨歸葬於京西蔡公莊之東歲在庚午
其子熊弼請予撰碑立石於神道於是公薨三十有七
年矣公之德善功烈紀諸史冊無俟碑銘後顯乃予讀公
奏疏竊恐史氏未載其詳而訐謨偉略不盡傳于天下不
可以不銘也公諱喬芳字心亭永平人誥授光祿大夫
總督陝西三邊四川軍務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
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世襲阿思哈宜哈番加贈太保

諡忠毅其先世某徐州人以靖難立功世襲東勝衛指揮同知祖某考某皆贈如公官祖妣張氏劉氏王氏妣馬氏馮氏杜氏皆贈一品夫人公幼負大志不羈偉岸善騎射能以一矢墮雙雁

太宗文皇帝兵入關公杖策謁軍門

太宗壯其貌與語奇之引置左右官刑部承政兼梅勒章京管牛叅事使定律例從征大凌河錦州松山寧遠朝鮮屢著戰功順治元年李自成自山海關戰敗西遁

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命公帥師追之由畿南下河北
踰太行定汾潞拔太原遂渡河入關下延安略定慶陽
平涼所至秋毫無犯

世祖嘉其績命以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總督三邊軍務當是時自成棄關中走張獻忠尚據蜀
民情未定妖賊胡守龍自號聖公稱元清光謀為變叛
寇賀珍連兵十萬攻西安李鷄子陷同州武大定踞固
原孫守法嘯聚興安劉二虎出沒漢中胡向宸負固黑

水峪關以西羣盜塞路馬德賀弘器李明義米國軫折
自明諸賊叛服不常各擁衆數萬為害公廣招徠布恩
信散奸黨峙糗糧簡將帥分道出奇掩擊梟守龍於市
追珍及於永壽蹴之漢中擊走二虎大定誅向宸於板
橋南山斬守法於藥箭砦戮德於河兒平降自明於青
甯砦擒弘器於安家川俘明義縛國軫前後百餘戰斬
馘無算降者一十七萬餘人又陝西多獠種河西尤甚
五年夏四月羣獠煽惑米喇印丁國棟聚衆反陷甘肅

破涼州莊浪蘭岷臨洮所至響應關中大震而鞏昌狃
攻城未克公疾馳救援賊敗走乘勝遣張勇復臨洮馬
寧由上路趨內官營破之趙光瑞由南路至梅川賊迎
敵奔潰而梅川去岷州五里左山右河道險隘賊據守
堅甚光瑞誘之出戰大破之遂復岷州張勇由中路一
敗之官堡再敗之馬韓山三敗之二崖洞於是喇印國
棟合兵守蘭州公督滿漢精銳徑薄蘭州俾協勦戶部
侍郎額色暨張勇為前鋒賊出大戰良久公令勇襲破

其城賊大敗焚浮橋遁而王肩久馬寧亦破賊金縣會
兵蘭州時朝議大出師會勦公上奏曰叛獠為徒雖繁
然烏合易散臣已大敗之臨鞏城堡盡復其伎已窮進
取河西甘鎮計日可復且秦民力已竭大兵復臨供應
難復支又西寧祁廷諫李天俞莊浪魯典皆未肯為賊
下今廷諫子興周赴臣軍已令其糾各族協捕乘破竹
之勢鼓行而西必能奏績若曠延時日以俟大軍不惟
坐糜糧芻且使賊得合餘燼自備而廷諫等亦懈失機

長寇非計也

朝廷乃止遂督兵渡河遊擊張三耀斬喇印於古城窰
遂北至甘州時夜二鼓公曰賊必出襲我乃設伏以待
而張燈彈琵琶酣飲歌聲徹柵外賊果出遇伏悉擒之
遂圍城月餘平之丁國棟竄肅州立土倫太為王哈密
纏頭畏兀紅帽哈喇五番附之據城固守而山西大同
降將姜瓖反遠近震懼其黨虞印韓昭宣陷平陽號二
十八萬此六年秋七月也

世祖遣兵進攻大同命公引兵赴援公留馬寧圍肅馳赴潼關賊兵拒河守公佯置巨艦於上流伐鼓揚旗作欲渡狀而夜率師從下流徑渡急擊之賊勢披靡戰且走四十餘里比明抵蒲州賊出城迎敵公督將士力戰殺賊七千餘人賊棄城遁遣將復臨晉滎河猗氏解州共斬首二萬有奇乃合兵圍運城城破賊黨殲焉遂定平陽而馬寧以十一月破肅州殺土倫太國棟就擒河西亦平七年進兵部尚書八年定河南何柴山之亂又

擒延慶巨盜劉宏才於是全陝盜賊叛孽俱盡陝西自
罹寇禍戶口消耗荆棘彌望乃荒田之糧盡責之未亡
之戶百姓苦之公力陳其害請蠲蠲其絕戶而有主荒
田仍自七年起徵公復奏曰所云有主者皆貧氓耳傭
作餬口以延旦夕欲其開墾納賦斷不能也且未有六
年不能墾七年即能者若欲藉此為兵餉責有司追呼
煢煢了遺力不能支必至相率逃徙誠恐有主之田轉
為無主將來餉缺愈多矣時有司考成急催科公又請

以戶之增減田之荒闢為殿最使知愛養撫綏其惓惓民瘼如此先是二年公至秦即以奇兵入龍安為圖張獻忠取蜀之計後

朝廷以重兵屯漢中秦民轉輸艱苦九年取成都即請屯田而廷議退兵漢中乃力請駐保寧為漢中藩籬屯田廣元昭化間戰可制勝守可固圉兵食有賴不苦轉輸則規取全蜀無難從之於是秦運始抒而蜀地以次就平既又上疏曰秦省自明季寇變以來田畝荒蕪今

雖屢詔開墾而雁戶未集耕耨無人餉仰給於大農非
久遠計也惟屯田可足食強兵而弭盜安民亦於是乎
在

上嘉納之因舉白士麟郭之培領其事而以高應選等
八人分理於是兵屯民屯並興歲得穀數萬斛十年復
蕩平紫陽孫守金自此民漸復業而關中宴然矣公為
人精敏沉毅善料敵諸將稟方略輒致勝又知人善用
爽豁無嫌猜人人樂為之効死其章疏皆剴切條貫千

里外如面陳故有請必從當蜀未定上言曰四川一日未復臣心一日未安

世祖喜曰若封疆大臣盡皆如此朕復何慮蓋君臣交孚若是是以所向奏功初公累疏入朝

優詔不允九年復請許之陛見慰勞備至

賜內殿馬二命從馳道出以寵異之又賜帽鞞弓刀加太子太保

命還秦既又命兼督四川而公以積勞成疾乞休慰留

不許疾篤復乞骸骨乃加少保馳驛還未至而公薨十一年正月元日子時也

世祖聞之震悼輅至遣大臣酌酒

諭祭三壇存問其妻子賜第一區白金千兩公生于明萬曆乙未二月五日年六十配卜氏艾氏王氏贈封一品夫人子三熊臣知汀州府事熊飛監察御史熊弼襲世職阿思哈尼哈番予告光祿大夫孫九人曾孫五人嗚呼公督秦十年外詰戎兵內定經制撫循百姓廣收

名將為腹心以二十餘年盜賊充斥荒殘流莩之鄉復使昇平樂業屹然為中原保障

朝廷無西顧憂人皆知公之功在秦不知河東之亂非公不能定收蜀之策非公不能有成然則公不徒出秦民於湯火而已晉與蜀咸受其賜焉公之功顧不偉歟
銘曰

神龍之奮雲則從之誕作霖雨以蒸有黎桓桓益公萬夫之特早事

太宗宣勞肇域

世祖受命師入隄關公躡殘寇渡河而西

帝哀秦民仳離疾苦俾公建牙節制文武允渠在蜀倡
亂孔多潛狙乳獸爭磨其牙公遇將士披豁心曲昧者
必攻降者弗戮如帶斯結解之以觴如髮斯逋理之用
篋盪寇河東有戰必克蒲坂既收解梁乃服曩者秦俗
壤地荒蕪吏患追呼民困轉輸征徭克緩屯務畢舉有
畎有溝有禾有黍既策王功載懋民庸君子來朝謁

帝于宮何以予之衣裳在笥又何予之弓刀是佩天馬
既秣

帝曰汝騎出從馳道異數則希我作此辭紀公之實片
石既刊百世有述

誥封朝議大夫國子監祭酒新城王公墓碑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新城王先生士禎
其在太學教胄子會雲南平推

恩封其父為朝議大夫國子監祭酒祭酒公歿先生哀

墓不已既井椁矣謀伐石表諸墓古之葬令曰五品以上立碑降五品立碣祭酒秩四品得立碑螭首龜趺崇九尺乃屬秀水朱彝尊為之辭公諱與敕字欽文別字匡廬自其始祖貴從諸城徙新城曾祖考重光貴州布政司參議贈太僕寺少卿再贈少師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祖考之垣戶部左侍郎贈戶部尚書再贈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考象晉浙江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妣張淑人公事親孝從兄敬合族人以睦訓子以嚴其

欽定四庫全書

明倫彙編
卷七十

十四

為學博而有要其為文駢而麗其為詩取自寫懷抱而
已有作未嘗編錄曰吾詩如絃之有音絃停音斯寂矣
留此何為故其詩流傳蓋寡王氏之先世植槐于門夢
神人以冠簪笏囊分布枝上其後族繁以大公之祖父
世父叔父仲兄暨族兄弟子姓舉鄉會試者數十人皆
有名位公少有文譽獨屢試不遇僅貢入太學未謁選
人而歸然平生不有坎坷之歎怨天尤人之語及教其
四子三成進士公里居益退然自下歲修曾祖王父忠

勤祠主祀事惟謹命工繪厥考平生事蹟為圖二十有四并作家誠以示諸孫勗以儉勤為本既喪耦室無侍妾暇同隱君子徐夜游見者目為老經生不知其封秩大夫也公卒時子吏部考功清吏司員外郎士祿進士士祐已先歿惟仲子貢生士禧及詹事先生存女四人壻劉倬張璽畢盛肩趙作肅孫男女各一十二人曾孫男七人女一十一人元孫二人公之葬也在新城縣某鄉某原系之詩曰

孔氏之門有顏子淵子曰庶乎胥附日親在漢黃憲墮然處順道周性全見者交讚公生海右二賢同科言論風旨傳不在多觀其事親孝乎惟孝則友其兄鄉黨是倣凡今之人門內嘻嘻公之治家肅且有儀貴則易交賤不我覲惟公譚讌勿遺故舊若考作室而予以堂若考數菑子乃坻倉既揚其名終顯其秩養不為儉年不為嗇徹帷于室卜葬于原無有近悔無有後艱有枯有松有枌有櫝銘藏諸幽碑示觀者

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徐公神道碑

康熙二十六年冬十二月

孝莊文皇后崩公卿在籍者同軌畢赴於時通議大夫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徐公見星而奔明年二月哭臨
宮門之外旋寢疾三月日卒于邸舍年六十

天子謂公盡瘁可憫許馳驛送歸

遣江南布政司官諭祭及葬是年十有一月卜幽宅于
渦湖之濱既葬公子永寧永宣以碑文為請彝尊曩與

公同

朝知公德善行義不敢以不文辭公江南人先世自江陰徙武進曾祖某不仕祖秉忠同知夔州事贈通議大夫通政司左通政考暘充鄉飲酒太賓封通議大夫通政使司左通政妣白太淑人公諱元珙字輯五荆山其別字也年二十補學官弟子以明經貢入太學順治十一年舉順天鄉試明年會試中式

賜進士出身除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庶獄明允典

廣西鄉試士服其識照還以福建按察司僉事分巡建
寧除閩海未靖土人或依山為砦反側不安公偵得其
實誅凶渠盡釋餘黨衆乃散尋移山西布政司參議分
守潞安丁母憂服除以原官分守口北道時宣鎮未立
府縣止同知府事一人治事兵民一相關則戴甲而譁
公至和調將士嚴斥堠增亭障葺城垣修學舍邊境晏
然會雲貴變起

王師討不庭軍中需馬急公出家所有田租錢首買馬

資騎戰

天子嘉獎命從優議敘踰年擢光祿寺少卿牲牷粢盛
饗享犒勞躬視滌濯勾稽惟謹遷太僕寺少卿馬政畢
修進通政使出納惟允轉太常寺卿遇大饗祀奉香執
帛行步中規矩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夙夜在公振綱
肅紀祀典岳瀆之祭北海廣澤王望瘞之禮唐于洛州
宋于孟州公上言東西南北當以天子建都之地為準
北海之祀宜于山海關迤北近海之地疏入報可尋念

親老陳情乞歸歸而父先卒居喪盡哀毀且瘠蓋公性
至孝愛慕父母不異孺子友同產兄弟通家財治喪紀
教子姓有家法里居遇懿親鄰比謙恭和易未嘗以貴
驕人檢束僮僕不與戶外事而能分人之憂為善日不
足服官三十餘年不喜躡進以謹慎自勵故始終結

主知凡

覃恩者三加級者五侍

譙乾清宮從游

西苑拜白金文綺之

賜而又祭葬以禮可謂生榮死哀也已公娶白氏太保
康敏公六世孫贈淑人繼娶潘氏封淑人子永寧康熙
二十年舉人侯補中行評博永定國子監生永宣歲貢
生永定早卒永寧永宣均好學有文女五俱嫁士族嗚
呼御史臺於古為副相三獨坐百寮之師闕然後補之
否然後明之不專以言責為務也後世居是官者往往
藉繩糾之權以報恩怨黨其同焉者而伐其異私以為

公許以為直又或伺君相之愛憎附之以毀譽諍臣若是豈社稷之福哉公於廷議侃侃無隱及條奏輒焚其草庶幾合乎小雅所云靖共爾位者與是難能也迺作詩曰

徐望十門業高楚蘭陵產譽髦舉南宮領西曹內迴翔外散歷屏甌閩翰潞澤藩上谷無震仄卿士月游升華主祿勲牧馬羸作納言允柔嘉陟奉常典三禮副副相長柱史秉吉直肅綱紀惟北海百谷王濟同祀神何饗

公建議徙冀方進有循退以義孝于親友弟弟用推仁
及威懿公之度其有容責人薄少詆攻持大體異小忠
公之才洵卓犖消亂萌人罔覺激其清激者濁公而在
吾得朋公也逝孰典型御靈輒歸林垆漏湖濱筮得宅
望鵝墩表鶴石宜子孫遠泉脈樹松柏榆梓粉百世下
碑長存思公德視此文

光祿大夫工部左侍郎顧公神道碑銘

康熙三十有八年冬

天子念河淮未乂歲漕後期既任都御史總其務又分
命廷臣往鳩厥工於是工部左侍郎長洲顧公出視高
家堰時河流日淤淮泗水無所趨洪澤汎濫堰易潰公
相度帛勞不避寒暑風雨䟽陳事宜未底績而病矣旋
奉

詔還京師猶力疾治事

天子班朝見公羸弱不支

天語垂問公對以實退乃請假且言臣早孤惟母是依

教臣力學甫通籍母故宅窆卑濕骨肉未安伏請放還遷葬

天子許焉歸改卜宅兆于官山塢祖墓之旁疾發卒于里第

天子聞公逝

命禮臣給卹典

諭祭一壇

子治葬銀兩朝野歎息以公克全臣子始終之義可謂

忠且孝矣公諱藻字懿樸號觀廬先世自無錫遷縣之
翰涇曾祖某不仕祖某考某皆學官弟子三世以公貴
誥贈光祿大夫妣一品太夫人宋氏公自康熙十四年
舉于鄉明年會試中式

賜進士出身改庶吉士聞母喪回籍二十一年服除授
翰林院編修會試充同考官二十六年任

日講官知起居注二十八年以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
院檢討洊陞侍講明年秋出典江西鄉試冬提督順天

等處學政尋遷兵部督捕右理事官再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仍提督學政三十六年

勅使陝西祭告軒轅陵明年冬陞工部右侍郎尋轉左侍郎累加三級

覃恩進階光祿大夫公於

朝守厥職必誠必敬纂修

兩朝聖訓

玉牒領方略館副總裁充

殿試收卷讀卷官

皇太子大婚冊封使人咸遜其勤敏及司

記注譯國書尤詳且確先是儒臣提督學政設公解於京師歲時得與

朝會其後人皆自便一出按部多留畿輔公試士有間亟還邸第

上有召立至

闕下備

顧問以是

主眷日隆

禁中語雖家人不得聞在內閣參預機務者六年奏對
進退不失尺寸嘗侍

保和殿

御試經史論賦應制詩又嘗

召入

瀛臺試理學真偽論豐澤園賦悉稱

上旨公書法尤精在米芾趙孟頫間嘗奉

命書

御屏金牋又書泉林碑

福陵

昭陵神功聖德碑

上覽公書輒稱善

寶章宸翰上尊珍果宮花之賜便蕃優渥公當之愈謙
抑一言一事必曰如何如何曾未揚揚自得也視學政

大要端士習修黌序正文體杜請托表節烈維風俗故
每試甄綜得人理部務相視南北河恤徒夫審勾股節
浮羨覈支銷令不煩而商民以不病遇

大廷會議公未出辭先和其氣有未便不顯立異同徐
以微言喻之導之以正議定公未嘗居其功蓋公律已
甚嚴無所依倚與人接和平樂易僉以此交愛公卑尊
長幼未有毀之者公於家孝且友撫兄弟子皆有恩姻
鄰有急難傾囊應之不惜平生無貨財聲色之嗜博奕

之娛以是門無雜賓從游著錄者力為游譽約束僮僕
惟謹鄰里鄉鄙安之及公卒巷無歌者嗇為罷相公生
于順治三年月日考終于康熙四十年月日享年五十
有六夫人宋氏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謚
文恪公諱德宜長女

誥封一品夫人有賢行公無子以弟之子某為嗣宋夫
人撫之如己出也尋尊入史館於公為後進公僚友相
遇不以前輩自矜既與公比屋居宣北坊海北寺街譚

讌尤數故知公獨詳及葬因某之請銘公之藏其辭曰
地有土數異越具區演為長洲淑氣所儲克生顧公才
與德俱為玉為穀如金如瑜既舉于鄉墨榜斯薦其惟
吉士摘文翰院班以蛾眉簪筆朵殿鶴籞螭坳恒陪密
宴南宮校士西江持衡網海珊瑚采山豫章

聖有謨訓大烈孔揚

宗有寶牒麓于星潢公之于文不雕而琢務去陳言魚
屏偽學公之于詩寄情高邈譬錦辭機蜀江是濯公之

于書迴與俗殊豐者不媚瘦者不枯三真六草惟意所
如羣工交讓

帝心是愉公之誨人先以制行士風克淳民志乃定率
之以躬周誠程敬廓矣皇圖人文雅正

天子有召立造于

朝雖在歸沐曾不逍遙拜

賜于宮夙駕于郊德隅愈下協恭羣僚爰職論思

帝尤注意旋舍文書入贊機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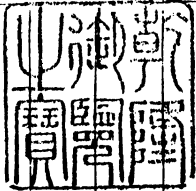
帝曰咨汝不懈于位迺擢司空尚書之次公佩蒼玉班于六卿相彼琴瑟必張而更誕釐積弊允明且清為法可久紂者使盈

帝曰往哉憫茲淮浦高堰未固汝其安堵公度原隰堰工修舉

帝曰歸哉仍掌邦土仕者之進間有附援公也不阿以慎屢遷惟口出好或失則謗公也勤敏省樹不言盈庭論議是非噂沓衆人嘒嘒公也訥訥徐規以道非由捭

闔大猷是經古訓是合公雖盡瘁不敢引還

天子心惻訝其清孱舍彼旅月返于家山君親大義庶
幾克完弟子猶子為公之嗣卜筮既偕斧屋攸闕樹之
豐碑枌榆梧梓我銘不誣昭諸後世



曝書亭集卷七十